

欧清煜著

乱世狂生



内 容 提 要

秦汉之交，群雄并起，风云变幻。楚汉相争，斗智斗勇，颇具传奇性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究竟鹿死谁手？陆贾、范增、张良、宋无忌、叔孙通、郢食其这些儒生见仁见智，他们十有八九是狂傲不羁、口吞日月，在巨鹿之战、武关屠城、火烧阿房宫、睢水之役、四面楚歌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纵横捭阖，各显其能。到了霸王别姬、汉王登基，他们或高升或沉沦，不尽沧桑，现出一派“狐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凉景象。

目 次

第一章	旄头骑士.....	1
第二章	十二铜人.....	16
第三章	章华台之梦.....	32
第四章	鹊尾冠.....	50
第五章	奔波使者.....	63
第六章	弹铗长歌.....	77
第七章	血祭军旗.....	96
第八章	高阳酒徒	111
第九章	武关屠城	128
第十章	新安夜宴	144
第十一章	阿房宫之恋	156
第十二章	鸿门宴	173
第十三章	楚人一炬	188
第十四章	东归	204
第十五章	逃亡者	220
第十六章	泗水取鼎	235

第十七章	彭城鏖战	250
第十八章	各献奇谋	267
第十九章	占卜者	284
第二十章	智者千虑	302
第廿一章	汉楚二老	319
第廿二章	酈食其之死	335
第廿三章	鸿沟对峙	351
第廿四章	唇枪舌剑	365
第廿五章	四面楚歌	383
第廿六章	乌江恨	399
第廿七章	刘季登基	414
第廿八章	四海归一	429
第廿九章	功狗功人	446
尾声		459

第一章 旄头骑士

灰蒙蒙的天幕，挂着一块块长长的薄云，悬着一轮黄澄澄的斜阳。那轮斜阳，透过薄云，射出一道道昏黄的光，默默地注视着秦国帝都咸阳城。

一匹黑色的战马仰起脖子，凄厉地长嘶一声，从咸阳城西的安定门里窜了出来，冲上了从咸阳通往阿房城的驰道。马背上是一位黑衣骑士，他是一个长大壮汉，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一直拖到腰际，衣甲满是尘土，浑身发出阵阵难闻的汗臭。他的手被反绑着，他的双眼像要喷出火，脸上的肌肉在抽搐，额上的汗水顺着鼻梁两侧流下来，一直流进他的眼窝。他拼命用他那强有力的双腿紧紧地夹着马腹，摇晃了几下之后，好歹稳住了身子。他想抬手擦一擦被汗水渍得生疼的双眼，可是双手被缚得紧紧的，他只得低下头，在肩上磨了两磨，那模样就像一头公牛使劲在自己的腿上擦痒一样可笑。

“哈哈……”

背后传来一阵狂野的笑声。黑衣骑士直起腰，拧转身，朝着背后的人破口大骂：

“贼种！胆敢捉弄你爷爷！等着瞧，我要把你们一个个挑在枪尖上！”

背后是四个骑士，他们用更加狂野的笑声回答黑衣骑士的

咒骂。

这五个骑兵的出现，把读者带回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秦朝。

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帝出游东方，当年七月病死在沙丘平台宫。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假传圣旨，杀掉太子扶苏，扶持胡亥登上皇位。胡亥便是秦二世皇帝。胡亥登基才一年多，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兴兵讨秦，一时天下大乱，义军兵犯函谷关，直逼咸阳。秦廷一片惊恐。二世皇帝命令少府章邯领兵前往讨伐。章邯立即把在骊山筑修陵墓的几十万囚徒武装起来，迎击起义军。起义军战败，章邯一直追击到山东，那个黑衣骑士便是章邯帐下的一个亲兵。章邯打了几次胜仗，陈胜、吴广相继被叛徒杀害，章邯正自得意，却又碰上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这个对手名叫项梁。章邯接连吃了几次败仗，便佯谕诈败，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定陶才立住脚跟，准备瞅准时机向项梁发动反击。决战前夕，章邯想起这个亲兵，平日肯出死力，便有意给他一份美差，让他回咸阳向朝廷报捷。一来让他离开这生死决战的险地，二来让他碰碰运气，是不是能捞到一点封赏。这个亲兵立即骑上黑战马，直向咸阳奔去。到了咸阳城，便投李斯丞相相府而去。到了李斯丞相大门口，才说出“拜见丞相”，几个如狼似虎的卫士就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他大喊大叫，拼命挣扎，抬腿踢倒了一个卫士，这一下更惹恼了那些卫士，一顿棍棒拳脚，把他揍了个半死，结结实实捆了起来，像一捆麦秸似地扔上马背，由四个骑兵押着，离开相府，朝安定门走去。刚走出城门，一个专爱搞恶作剧的骑兵猛然向他的黑战马狠狠抽了一鞭。黑马负痛，猛往前窜，几乎把他掀下马来。这个大触霉头的骑士，不禁长叹一声，叫道：

“我是章邯将军帐下的旄头骑士，身经百战，今日受到这般侮辱，却是为何？”

那四个骑士一听，先是有点惊奇，接着便冷笑着说：“什么鹿头骑士！叫你变成无头骑士！”

什么鹿头骑士？为了让读者弄清楚，又得把时间从二世皇帝统治时期再往上推移400年。

那是秦文公在位的时候，秦国的力量日益强盛，国家无事。这个秦文公也是个得欢乐时且欢乐的庸碌之徒，专门琢磨如何寻欢作乐。一天晚上，他作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魁伟神人从天而降，对他说：“我是上帝的使者。上帝委命你为白帝，为西方之主。”醒后，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即时要在首府雍城大兴土木，广筑宫室，以应白帝之兆。宫殿将成，只缺一条殿梁。人们说，武都终南山有一棵梓树，高数十丈，大数十围。这位秦文公立即下令伐为殿梁。数百人来到终南山，找到那棵梓树。说也怪，众人操起斧锯，却是砍之不伤，锯之不断。斧头飞出去，反把一个工匠砍倒在地。直闹到傍晚，斧头柄也震断了无数，毫无办法，大家只得下山，却把那个受伤的人扔在山上。那个受伤的人走不动，又气又恼，只得躺在树下过夜。刚合眼，便听到一阵说话声，原来是一群鬼怪正向树精贺喜，一个鬼怪说：

“树王果然有神通，只是今天的事情虽已过去，只怕明天那伙人还会来呢。”

“怕他再来！”树精冷笑道，“任他怎么砍怎么锯，管叫他照样斧断锯折人伤。”

“你还是提防着点好。”另一个鬼怪说，“如果那伙人披头散发，穿上黑衣，用红线捆住树身，把草灰撒在树上，再来砍你，你怎么办呢？”树精没有做声，众鬼散去。

第二天，砍树的人果真又来了，那个受伤的人把听来的话告诉他们。他们便照着这个法儿去干。一斧下去，大树便流出了殷殷的鲜血，不一会功夫，大树便哗啦一声倒了。大家正高兴，

没想到树干里跳出一头青牛。这头青牛两眼暴起，两角像刀，一下子便撞倒了几个人，接着便向丰水窜去。秦文公听说这事，立即派出一队武士去追赶，青牛跳进了丰水，看见有人追来，立即又从水里跳出来，向众武士撞去。青牛力大无穷，把武士撞得四处逃窜。一个武士的战马被青牛撞倒，武士从马上摔了下来，头盔掉了，头发散了，正挣扎不起。岂料那头青牛看见武士那披头散发的样子，即时吓得四蹄发抖，没了锐气，立即掉头逃窜，跳进水里再也不敢出来。秦文公听说有此奇事，惊讶不已，以为是天神显灵。细细寻思：既然散发骑士能吓倒神牛，一定也能吓退敌兵。于是下令在秦国军队中设置“鹿头骑”，规定鹿头骑士都必须身强力壮，精通武艺，一个个把头发散开，打仗时便由他们打头阵。这些鹿头骑士后来果然打出了秦国的威风，在战场上横冲直撞，诸侯国的军队，无不闻风丧胆。秦国的所有士卒都能成为鹿头骑士为荣。所有鹿头骑无不趾高气扬，好像是高人一等。

而今，章邯将军帐下的这个鹿头骑士，却在相府门前被几个看门小卒大大地羞辱了一番。这个倒霉鬼一直在山东为朝廷拼死拼活，完全不知道几个月来朝廷发生的变化。原来，那个胸中有雄图大略的李斯丞相，在权力斗争中，竟然败在一个只会给皇帝搔痒按摩的宦官手下，这个宦官便是中车府令赵高。李斯被赵高诬以谋反罪，如今正被关在密不透风的监狱里，天天忍受着各种毒刑的折磨，连一个骊山刑徒的境遇也比不上，真像从云端里一下子掉进了18层地狱。这一切，别说那个鹿头骑士，就是章邯也还未知道。

这个鹿头骑士像一头在林中到处觅食的野牛，一头撞进了赵高设下的陷阱。原来，李府已被赵高查抄，守候在李府门前的卫士全是赵高的心腹，专门捉拿与李斯有关系的人，以便把李斯一

伙一网打尽。这个鹿头骑士只是其中一个猎物。

这个鹿头骑士口称是章邯的使者，那些卫士知道干系重大，不敢怠慢，立即便把他押解上路，请赵高发落，目的地是阿房宫。赵高如今正陪着二世皇帝在那里寻欢作乐哩。

日头快要下山，几缕灰黑的迷云遮住了落日的残照。卫士们想在天黑之前赶到阿房城。从安定门到阿房城有15里路，可得赶紧。

连接咸阳和阿房城的是一条宽阔平坦的驰道。这条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西通阿房城，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工程之浩大，空前绝后，与长城、骊山陵墓、阿房宫等量齐观，合称秦代四大工程。当年秦始皇帝率领无数车马侍从，浩浩荡荡，巡游全国，何等气势！今日的驰道虽不算冷清，却有几分萧索凄凉。

驰道上行人稀少。前头，有十来个面目黧黑的汉子排成一行，匆匆地向前赶路，后面有两个扛着长矛的士兵紧跟着，不用说，他们是被征发去修筑阿房宫的刑徒。驰道两旁的树木有些已经枯死。一群乌鸦受了惊吓，飞到空中，盘转了一阵，聒噪了一阵，看到没有什么危险，便又三五成群地落到路边的树上，或者落在长满荆榛的田垄上，悠然自得地跳来跳去，慢慢消化肚子里的死人的筋肉……

五匹马迎着落日的红光向着阿房城趋赶。鹿头骑士那匹大黑马原本是久经战场的千里马，但几天的奔波已弄得精疲力尽，如今已是步履艰难。一个30来岁长着一个大蒜头鼻子的卫士抱怨说：

“真见鬼，碰到这个家伙，把我今天晚上的酒壶给砸了——我娘子等着我回去吃孩子的满月酒呢！”

“等一会儿见了赵丞相，酒肉尽着你受用，担什么心！”一个也是30来岁的瘦个子说。

“不保险。人有不如我有。”蒜头鼻子说着便举起长矛向黑衣骑士那匹有气无力的坐骑刺去，一边大喝：“快走！”

大黑马吓得紧跑了几步，黑衣骑士这一次有了准备，俯了俯身，坐得稳稳当当。

鹿头骑士是个粗人，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落到这个地步的原因，口中像梦呓似地喃喃不已：

“啊……呀……李丞相，赵丞相，赵丞相，李丞相……”

“你哼哼什么？”蒜头鼻子喝问。

“啊……啊……我说是李丞相，不，赵丞相，我是章邯将军派来向朝廷报捷的。”鹿头骑士终于又想起自己的重大使命，这门差事他自己暗自估量，起码可以捞到百斤黄金，一斗珍珠，便来了几分劲头，“这么说，我是该向赵丞相禀报了，还请几位引见引见，我真是瞎了眼……”

蒜头鼻子冷笑一声，说道：“早该挖掉你的眼！”

瘦高个子盯了一眼鹿头骑士，轻蔑地说，“看你那模样八成是骊山该死的刑徒，跟着章邯混了一阵子就想吓唬你爷们，真是瞎了眼。”

“可不是，算什么东西！我跟随相爷决十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一个三十五六的胖子得意地挥了挥手，傲慢地说，“就是章邯来我也敢叫他在相府前趴下。”

鹿头骑士心里再也不敢琢磨怎么骂人，他的脑袋在嗡嗡作响，好像有一千面战鼓在耳边乱敲。猛听见一声断喝，像一声炸雷：“滚开！”

鹿头骑士又吃了一惊。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里滚。不过这一次是他自己错了，那一声炸雷般的断喝其实不是对着他来的。那个瘦高个子正举着长矛对着驰道中间的一个手舞足蹈的人，再一次喝道：

“滚开！你找死！”

那个站在驰道中间的人赤着上身，下身只披着一条黑布，长长的头发像一把乱麻，满脸胡须让人猜不透他究竟有多大年纪。卫士的吆喝他好像完全听不见。细看之下，只见他两眼炯炯有神，面部表情很是肃穆，偶尔露出一丝叫人猜不透的微笑。他全然不理睬卫士的威胁，只是仰脸朝天，撮着嘴唇，慢慢地向空中吐纳，两手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两脚踏着跣步：他像个疯子。

“喂，你聋啦？”几个卫士同声喝道。那个瘦高个子用长矛敲了一下那怪人的屁股，那怪人姿势仰八叉躺在地上。蒜头鼻大怒，喊道：

“踏过去！”

蒜头鼻一拍马就要从那怪人身上踏去，这时一个书生模样，40岁左右的瘦弱汉子冲了出来，拦住马头，说：“他是疯子，请诸位将爷饶了他。”说着想拉起那疯子，那疯子却又粗长沉重，瘦弱汉子抱他不动，急得大声地恳求道：

“宋兄，快走开，别惹事了。”

那汉子一翻身坐了起来，仰天大笑。蒜头鼻气得吹胡子瞪眼，跳下坐骑，冲过去朝那汉子屁股狠狠就是一脚。

那汉子瞪着怪眼，问道：“你这恶汉，怎么就敢打人？我碍你什么事？”

“打你，你敢怎么？我还敢把你扔到山沟喂狼呢！”蒜头鼻说着便去抓那汉子的腰带，想把他提起来。他吃了一惊：提不动！“喂！你这一筐骨头半筐肉还挺沉呢！我不信我就拧不下你的脖子来！”

蒜头鼻把长矛插在战马旁边，挥舞双臂就来抓那怪人。一个络腮胡卫士用低沉的嗓音叫道：

“兄弟，算了，别误了我们的正事，走吧！”

还没等蒜头鼻近身，那怪人骨碌碌便滚到驰道边，张着怪眼，嚷道：“我滚开就是了。我碍你什么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蒜头鼻越发恼怒，跑过去就是一顿拳脚，一边骂道：“我看你是装疯卖傻，故意捣乱！”

那怪人手脚乱舞，口中乱嚷：“你凭什么打人？我是疯子不是疯子碍你什么事？你有本事为什么不到山东去对付强盗？在这里逞什么强！”

“好呀，我看你就是强盗！把他捆起来送相爷发落！”

“捆起来！”瘦高个子和矮胖子吆喝着也跳下马，向那怪人扑去。

那瘦弱书生急忙张开双手拦住扑过来的卫士，恳求说：“请各位将爷饶了他吧！他确是疯子，几天不吃饭了，想是饿疯了。我给各位请罪了，各位请到那边喝杯壮行酒吧！”

瘦弱书生指着驰道旁一间茅屋，但卫士们不动，嘴里还是一个劲儿吆喝，地上那怪人忽然一骨碌爬起来，哈哈笑道：

“喝酒！应该让我坐上座，他们，哼哼，该让他们喝我的洗脚水。”

那蒜头鼻抬脚又要踢，这时络腮胡说：“别管这个疯子了，我们喝酒去。”

那个瘦弱书生说：“请这边坐，我请各位喝三杯。”

驰道边有间小酒店。这是一间小茅棚。几根木柱支起一页茅篷，四面通风，一张四方矮脚台上摆着一张七弦琴，台边摆着两桶酒，地上胡乱摆着几块石头，那是权充凳子用的。酒桶后面坐着一个老者，垂胸的胡子已经全白，骨架子却还挺硬朗。老者见有人来，脸上露出一丝任何人也觉察不出来的笑意，喃喃说：

“喝酒呀，喝酒呀，上好的红高粱酒哎！”

“铮”一声，蒜头鼻用手使劲划了一下七弦琴，即时弄断了两根弦，蒜头鼻问老者：

“你也会弹琴？”

“是这位先生的。”老者指着瘦书生说。

瘦书生把琴抱开，挂在一根木柱上。

四大碗酒转眼便咕噜噜落进了四张贪婪的肚皮。那疯汉子径直走到方台后面，按住其中一桶，呵呵笑道：

“这一桶是我的，你们都不准动！”

那络腮胡皱着眉说道：“这一桶你能喝得了吗？”

“喝不了就在肚皮上戳个洞，往里灌——再来一碗！”蒜头鼻嚷着，把空碗使劲往方台一丢。

老者立即给蒜头鼻倒上一碗，那疯汉子没等蒜头鼻动手，伸手端了过来，一仰脖子便喝光了。蒜头鼻瞪了疯汉子一眼，也不作声，跳到方台上，一手抱起那桶酒，一手揪住疯汉子，往疯汉口里灌。疯汉子张大嘴巴，猛喝几口，突然使劲一喷，一道酒柱向上冲起好几尺高，接着下了一场小小的酒雨，把众人洒了一身。那疯汉子使劲咳了一阵，憋得满脸通红，接着一阵狂笑：

“痛快！痛快！哈哈……”

那个独自骑在马上 的 鹿头骑士早已是饥肠辘辘，喉头冒烟，最终按捺不住，大声说：

“爷们，别糟塌好东西了，让我也喝一碗吧！”

“要喝自己下来喝，难道要你爷给你送去？”矮胖子瞪着红眼说。

鹿头骑士双手被反绑着，要想从一五六尺高的马上稳稳当地跳下来可不容易。鹿头骑士把胸口往马背上一贴，双脚一蹬，屁股向上一提，便腾空而起。不料那个矮胖子存心要捉弄他，猛然向马屁股踢了一脚，动作恰好比鹿头骑士快了一瞬，那黑马向

前一蹶，把鹿头骑士跌了个四脚朝天。

鹿头骑士一腾身跳起来，冲到矮胖子跟前，抬腿想往他身上踹去。但他的脚停在空中，接着狠狠往地上一蹶，使劲把那口怒气咽进了肚里。那矮胖子冷笑着说：

“你想干什么？哼，落在我们手里，太尉爷也得低下狗头。你这不知好歹的囚徒，倒想在爷们面前摆威风！”

“只要我们在相爷面前说一声，叫你主子章邯也要脑袋落地——知道我们的厉害！”瘦高个子说。

那蒜头鼻子推开那疯汉子，倒了一满碗酒，端到鹿头骑士跟前，笑嘻嘻地说：

“打了胜仗，为朝廷出了力，该慰劳慰劳。请吧！”

蒜头鼻把酒送到鹿头骑士唇边。鹿头骑士张口就喝。岂料蒜头鼻子猛把酒碗一倾，朝鹿头骑士鼻孔眼睛倒去，鹿头骑士没喝上一滴酒，鼻孔里却灌了不少，呛得他嗷嗷叫骂道：

“贼种！贼种！你们等着瞧！我饶不了你们！”

蒜头鼻子扑上去朝鹿头骑士的腰肋就是一拳：

“你敢把爷们怎么样？你能把爷们怎么样？”

鹿头骑士把牙齿咬得格格响，浑身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浑身血液都像向头上冒，他想一头向那蒜头鼻撞去，拼个你死我活，但是他忍住了。忽然他又觉得全身肌肉松弛，浑身冒汗，浑身无力，便扑达一声坐在一块石头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心中有一团无名之火，但他知道今日想报仇雪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他忍着，忍着，心中有一点希望：自己是来报捷的，在满朝文武被山东义军吓得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自己冒死送来这个胜利消息，还能得不到一点奖赏！今天算是见了鬼，只好暂时忍气吞声，等待出头之日。他狠狠地盯了蒜头鼻一眼，按下满腔怒火。蒜头鼻正等着鹿头骑士的反应，以便看症下药，认真整治

他，不料鹿头骑士像一尊偶像似的纹丝不动，心中倒是老大不满足，便再用话呛他：

“贼囚徒，还想喝酒吗？”

“我还想喝哩！”说话的**不是**黑衣骑士，是那个躺在地上，正傻笑着看热闹的疯汉。

“我给你喝。”一心想寻事解闷的蒜头鼻向疯汉走去，双手抓住了疯汉的两脚，对他的同伴说：“老弟，帮帮忙！”

矮胖子和瘦高个子走了过来。蒜头鼻说：“抓住他的手臂，咱们叫他喝个够。”

蒜头鼻向驰道边的水沟一努嘴，他的两位帮手心领神会，抓牢了疯汉的手臂，蒜头鼻喝声“起”，像荡秋千似的荡了几下，再喝声“下去！”扑通一声把疯汉扔进了水沟。

“啊呀！”驰道上传来一声尖叫。

那是女人的惊叫。驰道上来了十多辆香车，车队前后各有两名骑兵护送，车上一律坐着四名绝色女子。她们恰好看到疯子被扔进水沟，几个胆小的女子吓得同时惊叫起来。

“喂，你们玩什么把戏？”一个护送香车的骑兵叫道。

“没什么！那是一段烂木头。——你们不喝一碗再走？”蒜头鼻说。

“丞相等着这些娘们，耽搁了，我们要掉脑袋呢！”护送香车的骑兵回答。

香车咿咿呀呀朝阿房城方向走了。

“日头快下山了，我们也该走啦！”络腮胡说。

“走吧！”那四个卫士吆喝一声，一齐向鹿头骑士走去。

鹿头骑士站住不动，只等他们来炮制自己。他知道自己今日交上了恶运，不会有好时光。

蒜头鼻说：“上马吧！”

鹿头骑士仍不动。那三个卫士齐动手，抓起鹿头骑士向马背上一抛，却从另一边倒撞下来；再一抛，又倒撞下来。来回几次，直弄到他们自己精疲力尽才歇手。鹿头骑士被摔得头青脸肿，只是咬着牙不做声，最后像一具死尸似地被架在马上。接着是一阵粗野的咒骂声，一阵碎乱的马蹄声，一阵乌鸦的聒噪声，小店旁乱了一阵之后，恢复平静。

瘦弱书生和老者看着那伙恶人走远之后，才松了一口气。瘦弱书生摸出一块银子，说：

“老丈，打扰你了。这点银子让你赔本了。”

老者叹气，摇头，喃喃地说：“够了，够了！哎，这世道！这世道呀！”

瘦弱书生也连连叹气。

“喂，陆兄，不要光是摇头叹气了，也该帮帮忙，把我拉上来呀！”

说话的是那个疯汉，他正在闲悠自在地在水沟里洗澡，使劲搓着身上的污垢。瘦弱书生走近水沟边，说：“宋兄，摔着了么？快上来吧！”

这个疯子其实不疯，他的真实姓名是宋无忌，胸中大有学问，却专爱装疯卖傻，又好导引吐纳，炼气轻身之术。他胡乱擦了一把身上的水珠，说道：

“好啦，洗净了。我要去会会赵高那小子，他的手下给了我一顿拳脚，我要从他身上讨回来。陆兄，拉我一把！”

那位姓陆的瘦弱书生把宋无忌拉上水沟，两人来到方桌边坐下。书生说：“先别说去会赵高了，先看看你自己身上伤了没有吧！”

宋无忌笑着说：“你就是不信我的炼气轻身导引术。你自己看看吧，要是我身上擦破点皮就算我没本事。”

姓陆的书生细细察看了一下，果然没有发现一点伤痕，大惑不解：“你弄的什么障眼法儿？”

宋无忌笑道：“怎么样？可你竟说我是疯子，这是什么道理？”

“我是怕你吃亏啊，不过我看你那屈伸吐纳的怪模样，真像疯了一样。”

宋无忌倒了一碗酒，喝了一大口说：“我看你虽然胸怀大略，却多有言行不符。‘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这不是你常说的吗？你为什么要我避开那些贼子呢？”

陆书生苦笑了一下，说：“这么说是我害你吃了苦头了。你也死执一端，不知变通，你那导引吐纳之术，无非是俯仰进退，动应枢机，行止有常。我只怕你只能养身，不能保命呢！岂不闻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我看你是自讨苦吃，无补于事啊。”

“唉，你我怀不羁之才，虽有万世之术藏于心，但身不容于世，眼看那些全无过人之能的碌碌之辈横行当世，我实在是气不过啊。”说完宋无忌又猛喝一口。

“你就忍着些吧。如今这个世道我看不会维持很久了。仁者在朝则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邪臣之蔽贤，就像浮云之障日月。如今朝廷的情况谁不知道！你又何必硬要和自己过不去？你不用担心，善恶不空作，福祸不滥生。我们心中有所向，有所恃，坚持下去，独善其身就是了。”

宋无忌忽然扑嗒扑嗒掉下几滴眼泪，振臂高声嚷道：“不，我岂能白白受辱！你也不用劝我，我是要和他们算算账的。”

“我也不是劝你。诗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眼见得众邪合心，山河变色，为时不远了。宋兄但忍一时之怒，只需悠悠待时就行了，何必逞匹夫之勇呢！”